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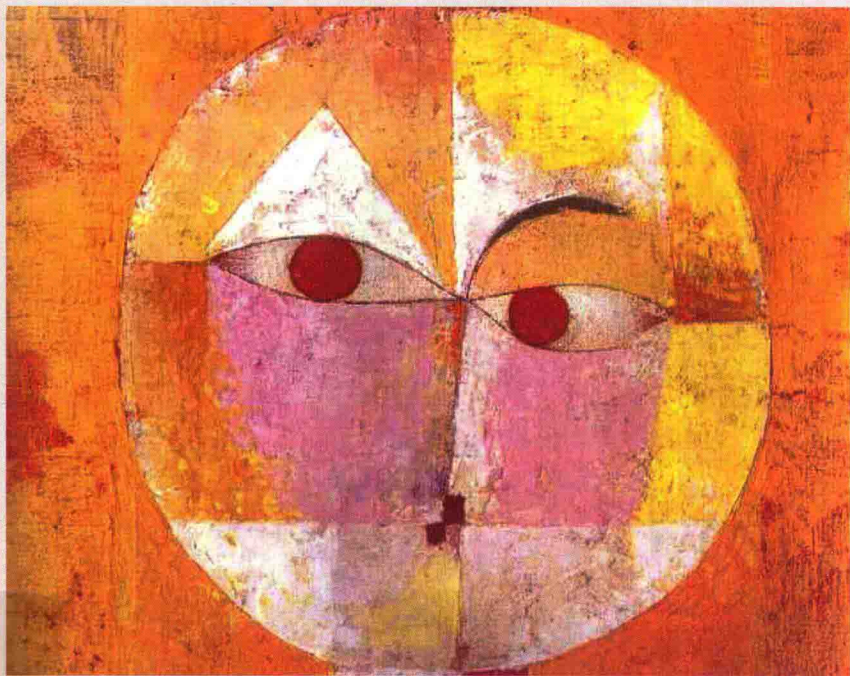
ideologist 思想家当代哲思——探寻时代发展的人文思考

人之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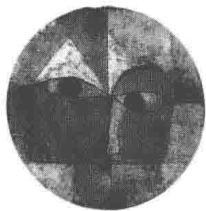
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

邓晓芒 著

对国人自我意识的真正反思



作家出版社



人之镜

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

邓晓芒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之镜 / 邓晓芒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063-9147-4

I. ①人… II. ①邓… III. ①人格特征—对比研究—
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B8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16671号

人之镜

作 者：邓晓芒
责任编辑：杨兵兵 桑良勇
装帧设计：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6×210

字 数：145千

印 张：7

版 次：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147-4

定 价：35.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高高山頂立 深深海底行

gaogaosky.com

ideologist 思想家 当代思想
探寻时代发展的人文思考

总顾问 张 炯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兼少数民族文研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邓晓芒 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

李四龙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陈书良 历任湖南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学所所长、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湖南省文史馆湘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周溯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委，武汉大学、广州大学兼职教授

总 序

张 炯

只有人类才有思想。人类作为能动的主体，它的意识就不仅仅是存在的反映，还能够超越存在，改造存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正因为人的思想具有能动性。人的能动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的能动性，然后才作用于人改变世界的实践。人的思想能够从实践提升理论，从现象透视本质，从已知透视未知，从历史透视未来。构成人类思想的感性和理性，逻辑推理力以及想象力和幻想力，使人类的思想成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思想家正是以自己的杰出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有益人类历史进步的卓越人物。

前些年，欧洲曾把孔子和马克思推崇为人类历史千年以来的两大思想家，当然都基于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对人类的历史进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仅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精神支柱，对欧洲

启蒙主义思想家也产生过仍然有益的借鉴。直到今天，孔子思想中的积极部分，仍然滋养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对全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已无人能够否认！

思想是无国界的。可以说，人类自脱离动物界成为高等动物以来，就不断在借鉴和分享彼此的思想。有益的思想也只有获得更多人群的享有，才能通过人们的广泛实践，产生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能获得更多促使人类进步的思想资源，就越有利于使自己强大，使自己走向历史前进的潮头！

我想，这就是作家出版社与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前提下合力打造的这套大型“思想家”书系的初衷。这套书系计划精选、汇集自古以来人类精神思想文化长河中最为璀璨耀眼的传世名著，争取覆盖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社会科学、文学理论等多个重要领域。出版方致力于译文流畅、精准和学术严谨、可靠；并参考已有译本，力求文字浅显、通俗，版式和纸张达到鲜亮、悦目，易于贴近普通读者，宜于读者捧读、收藏。

我国正在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和发行，必将有益于我国思想文化资源的广泛积累，也必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并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于北京

新版序

这里的三本小书，曾经以《文学与文化三论》的书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2005年），但那其实已是第二版了。《灵之舞》是1995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的初版；《人之镜》是199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灵魂之旅》是199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这三本书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开来出了一次，算是第三版。而现在这个版本应该属于第四版。

在我所有的著作中，这三本书是重版次数最多的，这也许是因为，它们不像那些严肃的学术著作对某个问题作一种纯粹概念的分析，而是讨论一些普通人感兴趣的话题，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中外文学名著中的一些人物形象，来谈人性、人生、人格、自由和尊严等等

问题，其中渗透了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其实这三本书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好读，一点儿也不像时下流行的“心灵鸡汤”，倒像是一些灵魂的苦药，实际上是对文学和文化的哲学评论。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算起，20年来，它们被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读过，居然能够长盛不衰，也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现在的人多么浮躁啊，互联网上有那么多有趣的信息，为什么还有些年轻人肯来关注这种难读的纸质作品呢？可见一个民族，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思想的脉络是不会那么轻易断掉的。经过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思想禁锢，又经历过最近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和金钱大潮的冲击，仍然有些志存高远的青年对自己的生存境况心怀不满，为自己的灵魂挣扎倍感苦痛，他们那渴求的眼光到处搜索，跨越了时代和文化带给他们的限制，而飞向精神自由的天空。我为他们而感动，同时也是为自己的青年时代而感动，那个时候，四周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但正如诗人顾城说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我相信，既然经过这么多的磨难，中国的精神园地中仍然有这样一些欣赏者和爱好者加入进来，进行自己的精神创造，这就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命不该绝，它一定会在精神上浴火重生。

邓晓芒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于喻家山

镜子的故事

(代前言)

相传在唐朝，有一位佛门大法师弘忍，他手下有两位聪明过人的弟子，一位叫神秀，一位叫慧能。一日，师父命两位弟子各写一偈，以表明他们学法的心得。神秀提笔写道：

身是菩提树，
心为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有尘埃。

这时，平常看上去有些笨头笨脑、连大字也不识一个的慧能，居然出口成诵，口占一偈，让人写出来是：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
何处惹尘埃。

师父见偈，大为欣赏。当夜三更把慧能悄悄叫到卧室，传法与他，并密授衣钵。后来，慧能终于成为佛教禅宗（南派）的创始人，被后人追谥为“大鉴（镜）禅师”。

在中国思想史上，以人心作为镜子的说法在老子那里就已经有了。老子主张最高的思想境界是“涤除玄鉴（览）”，即是把人心打扫干净，像一面清澈幽深的镜子，才能反映出自然的本来面目。但进一步讨论“人之镜”的问题，恐怕还是随着佛教的传入才盛行起来的。佛教带来了西方人（印度人、波斯人、希伯来人等）有关光明与黑暗本原对立的思想，带来了对火与“光明”的崇拜和“灯”的象征（青灯古佛），这与中国人最早认为“气”“精气”或“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宇宙感。气是不可能由镜子来反映的，只有火及其光明才能反映在镜中，镜的作用也仅在于反射光。

不过，镜子的比喻在印度人那里，最早却并不是用来比喻人心的。它不是说，外界的光明反映在人心这面镜子中。正相反，在印度人看来，人心本身还需要在外部的镜子中映现出来，因为人心不是接收器和反射器，而正是光源。印度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奥义书》中说：

当一个人醒着的时候，正像从烈火中，火星迸向四面八方。

又说，天神因陀罗和妖魔维罗吉纳请教“生主”关于“自我”的知识，“生主”请他们在一盆水里看自己的影像。尽管因陀罗并不满足于这种形象的教导，而试图直接看见自己无形的灵魂，但也说明了，印度人很早就认为对自我的意识只有从某种对象那里才能反射得来。

看来，中国人更多地把镜子用来比喻人心而不是外界对象，这与中国自身固有的传统有关。在这里，镜子的作用不是用来认识自我，而是用来反映世界、“玄览”万物、呈现宇宙本体或“真如”的，即是说，镜子（人心）本身是看不见的，在镜子里看见的都是外界事物；人们从镜中反映的外界事物得知镜子的存在，但却不能把握那独立于一切外界事物的镜子实体的形象，因为镜子本身并不反映在镜子中。所以神秀还以为“明镜”有一个“台子”，慧能却反驳他：哪有什么台子！“心”不过是一面本身洁净空虚的明镜，它反映的是无所不包的“佛性”，乃至它本身就是“佛性”。神秀还想要认识自我、规定自我、保持自我，慧能却一口否定：根本没有什么自我！

佛教华严宗认为，人心“虽现净法，不增镜明，虽现染法，不污镜净。非直不污，亦乃由此反显镜之明净”。镜中呈现的现象（法）不论是干净的还是肮脏的，镜子本身却不介入，它是彻底干净的，因此，“用则波腾鼎沸，全真体以运

行；体则镜净水澄，举随缘而会寂。若曦光之流采，无心而朗十方；如明镜之端形，不动而呈万象”。为说明此义，高僧法藏“取鉴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相对，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学者因晓刹海涉人无尽义”。

这的确是一光辉灿烂之境界！试想镜中有镜，像中有像，一炬既燃，佛光如海。一人涉入，平添万法，怎不令人于目眩神迷之际，顿觉寂然而澄明呢？

然而，如果说人心是一面镜子，那么即使将它放入别的镜子之间，它所反映的不可能是别的镜子本身的形象，更不可能是自己本身的形象，而只能是在这些镜子中辗转相映的那个宇宙本体（佛性）的形象。所以这是一个“无心”（“无心而朗十方”）、“无我”的境界，是一个取消自我意识、使自己融入宇宙意识的“物我两忘”的无意识境界。

可见，“镜子”作为一个颇富哲学深义的比喻，在中国古人那里并没有西方人那种自我发现的意思，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含义。这就使得王阳明能够把孔孟之道和佛家学说合而为一，提出“我心”和“宇宙”这样一种同一关系：“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即“我心”并没有它自己的不同于宇宙（也不同于他人）的本体，因而不可能将它作为一个特殊的、个人特有的对象来认识和对待。所以“宇宙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宇宙”，说的是：宇宙是我心中呈现的那个宇宙，我心是充满整个宇宙于其中的我心；至于“我心本身”是什么？回答是“没有我心”（“心无体”）。

在数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一种要从根本上把客观世界当作镜子来反观自己、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的努力，而总是看见把人的内心当作平静的湖水，如同明镜，一切涟漪和波澜、一切欲求和冲动都不是“本心”，而是对本心的干扰和遮蔽，真正的本心则是虚静、“无事”“空”。因此只有专心内向，守静抱一，屏息朗照，才能获得宇宙的真谛。这样一种“人之镜”，不仅没有激发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反而成了使人放弃一切自我追求、退入无所欲求的永恒虚无之境的“宝鉴”。

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确是开通多了。我们不再对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顶礼膜拜，我们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父母包办，我们时不时地鼓吹一阵子“个人”和“个性”（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人），或“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人道主义”“人性”“人格”或“独立人格”这些题目，也热烈地讨论起来。但似乎还没有人指出，这一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时代思潮如果不涉及“人之镜”的根本颠倒，它就终将只是过眼烟云。

所谓根本的颠倒是指：不再仅仅把人心看作被动而平静地反映外界的“明镜”，而是要能动地从外部世界中去获得自我的“确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人“到世间来，没有携带镜子”；人只有通过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活动，即通过劳动生产，才能在他的产品上实现他的真正本质，才能证实他的力量和才干，才能发现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人的产品，即经人改造过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之镜”。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植根于西方思想文化源远流长的传统之中的。只是在马克思之前，“人之镜”在西方人那里始终带有幻想和神秘的色彩。它最早体现在古希腊有关纳西塞斯的神话之中，这个神话与印度《奥义书》中的因陀罗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据说纳西塞斯是一位俊美绝伦的少年，有许多仙女和女神都钟情于他。但不幸的是，有一天他在一汪清水中看见了自己的倒影，从此他就爱上了自己，而对其他一切人的追求无动于衷。女神们感到十分愤怒，便将他变成了一株水仙花，让他成天在水边顾影自怜。

如果说，中国人以人心为对象世界的镜子，其缺点是没有自我意识的话，那么，纳西塞斯以对象为自己的镜子，所遇到的难题就是抓不住对象本身。他在对象上只看见自己的形象，这形象遮蔽着他的眼睛，使他对别人的美貌视而不见。希腊哲学家们一开始遇到的最棘手的难题之一，就是客观对象世界“本身”如何能够“看见”的问题。因为，如果对象世界只不过是些反映主观世界的镜子，它们本身就是看不见的，你看见的只是你自己的形象，只是你的“看”。

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认为，人的眼睛就像两只小灯笼，火光从那里透出来，而与对象进行交流：“因为我们是以自己的土来看土，用自己的水来看水，用自己的气来看神圣的气，用自己的火来看毁灭性的火，更用我们的爱来看爱，用我们的可厌的恨来看它的恨。”这里，“我们的”水、火、爱、恨等也正是客观世界中同样的水、火、爱、恨，但这只是一个未经

证明的天真的假定。

原子论的创始人德谟克利特已不那么天真了，他认为：“从一切物体上都经常发射出一种波流，然后，这空气由此取得了坚固的形状和不同的颜色，就在湿润的眼睛中造成了影像”，从而“印下了一个印子”。但既然我们所获得的认识只是自己的感觉（“印子”），每个人的感觉与他的感觉能力、敏感程度和感官的特殊构造有关，所以对象“本身”究竟怎样，这是永远感觉不到的。德谟克利特因此绝望地弄瞎了自己的双眼。

柏拉图提出的著名的“洞喻”，也是想要解决这个难题。他设想有些被锁在地洞里不能回头看洞口的囚犯。洞口有些类乎木偶戏的表演，借洞口的火光把它们的影子投射到洞壁上，囚犯们便以为这些影子是实物。后来人被解除了禁锢，回过头来，才发现了真正的真实事物，发现过去看到的只是这些事物的影子。可是等他爬出洞口，看到外面的阳光，他才看出万事万物的真相即整个世界都无非是太阳光反射的形象。不过由于一下适应不过来，他先得看地上的阴影，看水中或镜中的倒影，再看强烈阳光下的事物，最后才能去直接看太阳本身。

因此知识的四个等级分别是：想象（阴影）、信念（倒影）、理智（看见实物）、理性（看见太阳）。显然，这里面起关键作用的是“光”，最终是太阳光，或“理性之光”。各种认识程度无非是光的反射层次不同而已。要提升自己认识的层次，就得不断地“回转头”，即从镜子或反光物上向相反的方向寻找光源，因为一切事物都不过是那个最高本体的太阳